

輟畊錄

三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

3



文庫11
D 8
3

197 号
18 月 25
3 (E)
備考



輟耕錄卷第七

趙魏公書畫

魏國趙文敏公孟頫以書法稱雄一世畫入神品其書人但知自魏晉中來晚年則稍入李北海耳嘗見千字文一卷以為唐人字絕無一點一畫似公法度闊至後方知為公書公自題云僕廿年來寫千文以百數此卷殆數年前所書當時學褚河南孟法師碑故結字規模八分今日視之不知孰為勝也田君良卿於駱駝橋市中買得此卷持來求跋為書其後因思自五歲入小學學書不過如世人漫爾學之耳不意

柳田泉文庫

010190548150

輟耕錄

第七卷

時人持去可以粥錢而吾良卿又捐錢若干緡以購之皆可笑也元貞二年正月十八日子昂題則知公之書所以妙者無帖不習也又嘗見公題所畫馬云吾自幼好畫馬自謂頗盡物之性友人郭祐之嘗贈余詩云世人但解比龍眠那知已出曹韓上曹韓固是過許使龍眠無恙當與之並驅耳然往往閱公所畫馬及人物山水花竹禽鳥等圖無慮數十百軸又豈止龍眠並驅而已哉又聞公偶得米海岳書壯懷賦一卷中闕數行因取刻本摹榻以補其闕凡易五七紙終不如意乃嘆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完

乏公之翰墨為國朝第一猶且服善如此近有一等人僅能點畫如意便自誇大者於公寧不愧乎

金鰲山

吾鄉于佩遠先生演題金鰲山詩曰金鰲之山金碧浮重玄寶坊居上頭鍾聲夜度海門月樹色遠攬豐山秋龍伯國人真妙手掣此巨靈鎮江口丹丘逸士來跨之石窪為尊江當酒黃鬚天子七寶鞭黃頭漁郎擢江船百年塵跡果何在芒碭雲去山蒼然歷試諸難固天造中興開國何草草腹心有疾日月昏英雄無聲天地老兩宮不歸汴水流此地空傳帝子遊惜

無健筆驅風雨一洗江山萬古愁此詩至今膾炙人口山枕海屬臨海縣章安鎮初宋高宗在潛邸日泰州人徐神翁云能知前來事群闈言於徽宗召至以賓禮接之一日獻詩於帝曰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西去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鰲背上行及兩宮北狩匹馬南渡建炎庚戌正月三日帝航海次章安鎮灘淺閣舟落帆于鎮之福濟寺前以候潮顧問左右曰此何山曰金鰲山又問此何所曰牡蠣灘因默思神翁之詩乃屏去警蹕易衣徒步登岸見此詩在寺壁間題墨若新方信其為異人也時住持僧

方陞坐道祝聖之詞帝趾忽前聞其稱讚之語甚喜戒左右勿驚怖而締聽之少焉千乘萬騎畢集始知為六龍臨幸野僧初不閑禮節恐怖失措從行有司教以起居之儀山下曰黃椒村村之婦女聞天子至咸來瞻拜龍顏歡聲如雷曰不徒今日得觀天日帝喜勅夫人各自逐便故至今村婦皆曰夫人雖易世其稱謂尚然不改宋史但載御舟幸章安鎮而不見金鰲之詳偶與張善初話鄉中舊事因筆之善初章安人也

委羽山

吾鄉台之黃巖諸山脉絡相連屬大江越州治北自州
出南門陸行四五里許有委羽山特立不倚形如落
舞鳳故得名然州人與之朝夕者俱弗自知其爲勝
山旁廣而中深青樹翠蔓蔭翳蒼鬱幽泉琮瑋若鳴
珮環於修竹間千變萬態不可狀其畧中藏洞天仙
家所謂空明洞天者是也好道之士嘗持炬入行兩
日不可窮聞櫓聲乃出洞之側產方石周正光澤五
色錯雜雖加琢磨始不是過大者三四分小者比米
粒而小以斧粉碎之亦無不端方見長老言嘗有素
服靚妝飄飄若仙之女者當風清月白時則逍遙乎

松杉竹柏之下或時變服叩里人門求水火里人所
居去洞所不能百步異其狀密覘之迤邐從洞中去
里人以爲恠糞其地越數日里人家夜失火執張甚
不可滅室宇一空妻子僅以身免遂派離他處識者
以爲厭穢仙境故致此奇禍自是仙女不復出矣余
幼時尚及見里人故址至今有欲得方石者裹糧撮
許徃洞口撒之隨意拾地上土則有石在土中不爾
絕無有也

斛銘

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費榮敏公察余肉子之曾太

父也吳與人今著籍松江之上海器度弘厚不以富貴驕人輕財好施勇於為義人皆稱曰費佛子陵陽牟先生璣所撰墓誌銘載其事甚詳家之量衡無一致刻銘於斛之四面曰出以是入以是子孫永如是推此則真古仁人之心者矣內子之太父良顯侯拱辰父昭武大將軍雄皆世守其業克不墜先志云

孝感

越楓橋里人丁氏母雙自失明丁至孝每朝盥漱訖即舐母之目積有年矣俄而母左自明未久右自復明憲司上其事於朝表其閭曰孝子之門至治年間也

因讀江南別錄彭李者世為義門陳氏之傭夫喪明已父有子一人嘗聞陳之子弟言舜為父瞽叟舐目而致明乃歸效之不旬日父目忽然明朗右一事誠孝行所感今段吉父先生母夫人劉雙自久失明醫弗能愈先生中鄉舉一日忽自見物先生及第下目又如之雖夫人喜溢于中不自知其然而然亦先生學業有成所致與傳曰立身揚名以顯於後世孝之至也其此之謂焉先生諱天佑汴梁蘭陵人仕至江浙儒學提舉

火失刺把都

火失刺把都者回回田地所產藥也其形如木鱉子而小可治一百二十種證每證有湯引

屈戌

今人家窗戶設鉸具或鐵或銅名曰環紐即古金鋪之遺意北方謂之屈戌其稱甚古梁簡文帝詩織成屏風金屈戌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戌李賀詩屈膝銅鋪鎖阿甄屈膝當是屈戌

回回石頭

回回石頭種類不一其價亦不一大德間本土巨商中賣紅刺一塊於官重一兩三錢估直中統鈔一十四

萬定用嵌帽頂上自後累朝皇帝相承寶重凡正旦及天壽節大朝賀時則服用之呼曰刺亦方言也今問得其種類之名具記于後

紅石頭

四種同出一坑俱無白水

刺

淡紅嬌色

避者達

深紅色石薄方嬌

昔刺泥

黑紅色

古木蘭

紅帶黑黃不正之色塊雖大石至低者

綠石頭

三種同出一坑

助把避

上等暗深綠色

助木刺

中等明綠色

撒卜泥

下等帶石淺綠色

鴉鶻

紅亞姑上有白水

馬思良底帶石無光

青亞姑上等深青色

你藍中等淺青色

屋撲你藍下等如水樣帶石渾青色

黃亞姑

白亞姑

貓睛

貓睛中含活光一縷

走水石新坑出者似貓睛而無光

甸子

你捨卜的即回回甸子文理細 乞里馬泥即河西甸子文理麤

荊州石即襄陽甸子色變

黃巢地藏

趙生者宋宗室子也家苦貧居閩之深山業薪以自給
 一日伐木溪澗忽見一巨蛇章質盡白昂首吐舌若
 將噬已生葉斧斤奔避得脫妻問故具以信因竊念
 曰白鼠曰蛇豈寶物變幻邪即拉夫同往蛇尚宿留
 未去見其夫婦來回首溯流而上尾之行數百步則
 入一巖穴中就啓之得石石陰刻押字與歲月姓名
 乃黃巢手瘞治為丸穴中穴置金甲餘八穴金銀無
 算生培取疇零仍舊掩蓋自是家用日饒不復事薪
 鄰家疑其為盜告其姊之夫嘗為吏者吏詢之嚴不
 敢隱隨餽白金五錠吏貪求無厭訟之官生不獲已

主一巨室悉以充穴奉巨室廣行賄賂有司莫能問
追帥府特委福州路一官往廉之巨室私獻金甲因
回申云具問本根所以實不曾掘發寶藏其事遂絕
路官得金甲珍襲甚至任滿他適其妻徙置榻下二
夕間繞榻風雨聲頃刻而止頗怪之夫歸共取視鏞
鎗如故啟寵乃無有也生無子夫婦終老巨室嗟夫
大地間物苟非我有雖得之亦終失也巢之亂唐天
下剽掠寶貨歷三四百年至于我朝而為編氓所得
氓固得之不能保之而卒歸於富家其路官者得金
甲自以為子孫百世計一旦作神物化去是皆可為

貪婪妄求者勸

鴛衾

孟蜀王一錦被其潤猶今之三幅帛而一梭織成被頭
作一穴若雲版樣蓋以叩于項下如盤領狀兩側餘
錦則擁覆于肩此之謂鴛衾也楊元誠太史言兒時
聞尊人樞密公云嘗於宋官庫見之

奚奴温酒

宋季參政相公鉉翁於杭將求一容貌才藝兼全之妾
經旬餘未能愜意忽有以奚奴者至姿色固美問其
藝則曰能温酒左右皆大笑公漫爾留試之及執事

初甚熱次略寒三次微温公方飲既而每日並如初之第三次公喜遂納焉終公之身未嘗有過不及時歸附後公携入京公死囊橐皆為所有因而巨富人稱曰采娘子者是也吁彼女流賤隸耳一事精至便能動人亦其專心致志而然士君子之學為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而不能至於當然之極者視彼有間矣

掛牌延客

江右胡存齋參政能折節下士賓客至如家焉故南北士大夫有經過其地無不願見者每虞閣人不為通

刺荷不出日即於門首掛一牌云胡存齋在家

買宅有識

松江在城金世昌者出繼夏氏嘗買廢宅修葺前廳梁內有鑿成金世昌三字必昔時客商所記姓名人以為有定數云

待士

恒陽廉文正王希憲字善爰畏吾氏由父孝懿王布魯官廉訪使氏焉國初拜為平章政事兼政日中書右丞劉武敏公整以初附為都元帥騎從甚都詣門求見王之弟兄凡十人後皆至一品內王弟昭文館大

學士光祿大夫薊國公希貢猶布衣為通報王方讀
 書魯不答薊公出整復免入言之因令徹去坐椅自
 據中坐令整入整展拜起側立不字之一言整求退
 謂曰此是我私宅汝欲有所言明白當詣政事堂及
 出慚赧無入色頃之宋士之在羈旅者寒餓狼狽冠
 衣檻縷袖詩求見王之兄弟皆擲掄之薊公復為入
 言急令鋪設坐椅且戒內人備酒饌出至大門外肅
 入對坐出酒饌執禮甚恭且錄其居止諸儒但言困
 苦乞歸王明日遂言於世皇皆遂其請是夜諸兄弟
 問曰今日劉元帥者主上之所倚任反菲薄之江南

窮秀才却以禮遇如此其至我等不能無疑王曰我
 是國家大臣言動頗矣繫天下重輕整雖貴賣國叛
 臣也故折辱之令其知君臣義重若寒士數十皆誦
 法孔子者也在宋朝不坐燕不與何故而拘執於此
 况今國家起朔漠斯文不絕如綫我更不尊禮則儒
 術且將掃地矣王之作興斯文若此是大有功於名
 教者也

僱僕役

許魯齋先生在中書日命牙儉雇一僕役特選一能應
 對閑禮節者進卻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蓬首

堦面愚騃之人來遂用之僧請問其故先生曰諺云
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
遠牛中等良善人下等易馴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
爲所使矣假如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
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聞而教之明白改稱大參相
公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這
便是樣子

志異

至正壬辰春自杭州避難居湖州三月廿三日黑氣亘
天雷電以雨有物若果核與雨雜下五色間錯光瑩

堅固破其實食之似松子仁人皆曰娑婆樹子閏月
十二日復雨八月過杭州因知三月十八日亦雨如
湖州郡人初不以爲異及九月十日紅巾犯省治雨
移之地悉被兵火無有處屋宇如故余弗之信九月
廿六日湖州陷儀鳳橋四向焚戮特甚追思兩移時
橋四向爲最多信前言不誣也後聞池州亦然與杭
日同池州之禍尤可慘也按白樂天詩集載月中嘗
墜桂子於天竺寺葉石林玉澗雜書亦云仁宗天聖
中七月八月兩月之望有桂子從空降如雨其大如
豆雜黃白黑三色食之味辛寺僧道式取以種得二

十五本二書豈盡妄耶此理殊不可曉但今又為時識尤可異也

課馬

俗呼牝馬為課馬者唐六典凡牝四游五課羊則當年而課之課歲課駒犢也

客作

今人之指傭工者曰客作三國時已有此語焦光飢則出為入客作飽食而已

鹹杭子

今人以米湯和入鹽草灰以團鴨卵謂曰鹹杭子按齊

民要術用杭木皮淹漬故名之若作圓字寫則誤矣

鷹背狗

北方凡阜鷓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較其多寡如一巢而三卵者置卒守護日覘視之及其成殼一乃狗耳取以飼養進之子朝其狀與狗無異但耳尾上多毛羽數根而已田獵之際鷓則戾天狗則走陸所逐同至名曰鷹背狗

官制資品

奎章政要

文宗之御奎章日學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常侍從以討論法書名畫為事時授經郎揭傒斯亦在列比之集九思之承寵眷者則稍疏因潛著一書曰奎章政要以進二人不知也萬幾之暇每賜披覽及晏朝有畫授經郎獻書圖行於世厥有深意存焉句曲外史張伯雨題詩曰侍書愛題博士畫日白退朝書滿牀奎章閣上觀政要無入知有授經郎蓋柯作畫虞必題故云

義奴

劉信甫揚州人郡富商曹氏奴曹瀕死以孤託之孤漸長孤之叔利孤財妄訴于府曰某家貲產未嘗分析今悉為姪所據郡守劉察其詐直之叔之子以父訟不勝慚且憤毒父死而復訴於府曰弟挾怨殺吾父適達魯花赤馬馬火者受署之初與守不和竟欲置孤法并得以中守引致百餘人皆抑使誣服曰孤婢某等殺叔守受孤賄若干末鞠信甫信甫曰殺入者某也孤實不知守亦無賄既被鍛鍊無完膚終無兩辭初信甫先遣入密送孤過京師避於一達宦家囑之曰慎毋出至是乃厚以金帛賂達魯花赤孤得無

預而信甫減死既而叩蹕陳告達魯花赤以罪罷去
守復官凡獄訟道里費蓋鉅萬計孤歸悉算償信甫
曰奴之富皆主翁之蔭也今生有難奴救脫之分內
事耳寧望求報哉力辭不受

忠倡

至正壬辰秋邊寇陷常州守吏望風奔潰徐婦倡者寇
命以佐燕乃憤言弗從竟刺死之未幾江浙平章定
定來尅復儒流吳寅夫趙君謨等以從逆伏誅嘉興
張翔南翼作忠徐倡詩以白于世曰西神峩峩睢孽
蔓乘兵塗疇膏國武乏興暗爾尸素營賄朋城弗典

守妖狐凌彼章逢之徒冠倫魁能蒲伏讐服倒授太
阿儼以承天廓不白暑雨水網常淪噉綫絕罔憑胡
為優徐倡治容倚市衿鬢妖驅之俾侑樂頰玉肆詈
無陵兢噤謳褫舞餘怒髮植鬚髻鉛為鋼刃割膺載
營霸灼上升顧守臣鉅儒汗忍啣愧死莫懲二儀磅
礪忠義氣猶出下里孰可仍桓桓執夷徒乃反經溝
塍爾倡丹衷燭日月易粉黛譽聲繩繩汗瀆流回清
激蓋吳嘗室其少妹且與生子名教中所不齒者一
死固有餘辜趙頗純謹老成乃亦在列可哀也已隨
隱漫錄載宋端平二年榮全據高郵城叛召官奴毛

惜惜佐酒罵曰汝本健兒官家何負於汝而反吾有
 死耳不能為反賊行酒全以刃裂口立命繼之罵至
 死不絕後聞臣以聞特封英烈夫人且賜廟潘紫巖
 有詩曰淮海艷姬毛惜惜蛾眉有此萬人英恨無七
 首學秦女向使髮頭真杲卿玉骨花顏城下土沐寬
 雪魄史間名古今無限要金者歌舞筵中過一生噫
 當是時也姦兇得志執焰熏天雖厚祿重臣裁冠世
 儒罔不效力執事戰兢奔走於指揮之下而倡優下
 賤乃能奮不顧身獨何人與夫徐氏之與英烈夫人
 同一死耳而無有為之舉申朝廷褒贈封號以為世

勸惜哉

志性

至正乙未正月廿三日日入時平江在城忽望東南方
 軍聲且漸近驚走覘視他無所有但見黑雲一簇中
 彷彿皆類人馬而前後火光若燈燭者莫知其算迤
 邐由西北方而沒惟葑門至齊門居民屋脊龍腰悉
 揭去屋內牀榻屏風俱什醋坊橋董家雜物鋪失白
 米十餘石醬一缸不知置之何地此等恠事竟不可
 曉

粥爵

至正乙未春中書省臣進奏遣兵部員外郎劉謙來江
 南募民補路府州司縣官自五品至九品入粟有差
 非舊例之職專茶鹽務場者比雖功各逼人無有願
 之者既而抵松江時知府崔思誠惟知曲承使命不
 問民間有粟與否也乃拘集屬縣巨室點料十二名
 衆皆號泣告訴曾弗之顧輒施拷掠抑使承伏即填
 空名告身授之平江路達魯花赤卒不避譴斥力爭
 以爲不可竟無一人應募者崔聞之深自悔赧

還金絕交

曹公克明鑑號以齋宛平人爲湖廣行省員外郎日麻

陽王簿顧淵白致書問訊且以展砂一包見寄未及
 啓封漫爾置篋箚中後有憲官過訪因論製藥爲苦
 無好辰砂公曰我一故人嘗以此爲惠嘗奉送及取
 視乃有砂金三兩雜其內公驚嘆曰淵白以我爲何
 如人也時淵白已沒呼其子歸之其廉潔如此官至
 禮部尚書謚文穆

画師

王淵字若水錢唐人善山水人物尤長於花竹翎毛幼
 時獲侍趙魏公故多得公指教所以傳色特妙天曆
 中畫集慶龍翔寺兩廡壁時都下劉總管者總其事

劉命若水於門首壁上作一鬼其壁高三丈餘難於
 着筆因取紙連粘粉本以呈劉曰好則好矣其如手
 足長短何若水不得其理因具酒禮再拜求教於劉
 劉曰子能不耻下問吾當告焉若先配定尺寸畫為
 裸體然後加以衣冠則不差矣若水受教而退依法
 為之果善

輟耕錄卷第七

輟耕錄卷第八

寫山水訣

黃子久散人 公望 自號大癡又號一峯本姓陸世居平
 江之常熟繼永嘉黃氏穎悟明敏博學彊記畫山水
 宗董巨自成一家可入逸品其所作寫山水訣亦有
 理致邇來初學小生多效之但未得其髣髴者正
 所謂畫虎刻鵠之不成也
 近代作畫多宗董源李成一大家筆法樹石各不相似
 學者當盡心焉
 樹要四面俱有榦與枝蓋取其圓潤

樹要有身分畫家謂之紐子要折搭得中樹身各要有發生

樹要偃仰稀密相間有葉樹枝軟面後皆有仰枝畫石之法先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者為上石無十步真石看三面用方圓之法須方多圓少董源坡脚下多有碎石乃畫建康山執董石謂之麻皮皴坡脚先向筆畫邊皴起然後用淡墨破其深凹處著色不離乎此石著色要重

董源小山石謂之礬頭山中有雲氣此皆金陵山景皴法要滲軟下有沙地用淡墨掃屈曲為之再用

淡墨破

山論三遠從下相連不斷謂之平遠從近隔開相對謂之濶遠從山外遠景謂之高遠

山水中用筆法謂之筋骨相連有筆有墨之分用描處糊突其筆謂之有墨水筆不動描法謂之有筆此畫家緊要處山石樹木皆用此

大槩樹要真空去聲小樹大樹一偃一仰向背濃淡各不少相犯繁處間疎處須要得中若畫得純熟自然筆法出現

畫石之妙用藤黃水浸入墨筆自然潤色不可用多

多則要滯筆間用螺青入墨亦妙吳妝容易入眼
使墨土氣

皮袋中置描筆在內或於好景處見樹有怪異便當
模寫記之分外有發生之意登樓望空濶處氣韻
看雲來即是山頭景物李成郭熙皆用此法郭熙
畫石如雲古人云天開圖畫者是也

山水中唯水口最難畫

遠水無灣遠人無目

水出高源自上而下切不可斷派要取活流之源
山頭要折搭轉換山脉皆順此活法也衆峯如相揖

遜萬樹相從如大軍領卒森然有不可犯之色此
寫真山之形也

山坡中可以置屋舍水中可置小艇從此有生氣山
腰用雲氣見得山勢高不可測

畫石之法最要形象不要石有三面或在上在左側
皆可為面臨筆之際始要取用

山下有水潭謂之瀨畫此甚有生意四邊用樹簇之
畫一窠一石當逸墨撇脫有士人家風纔多便入畫
工之流矣

或畫山水一幅先立題自然後著筆若無題自便不

成畫更要記春夏秋冬景色春則萬物發生夏則樹木繁茂秋則萬象肅殺冬則烟雲黯淡天色模糊能畫此者為上矣

李成畫坡脚須要數層取其濕厚米元章論李光丞有後代兒孫昌盛果出為官者最多畫亦有風水存焉

松樹不見根喻君子在野雜樹喻小人崢嶸之意

夏山欲雨要帶水筆山上有石小塊堆在上謂之礮頭用水筆暈開加淡螺青又是一般秀潤畫不過意思而已

冬景借地為雪要薄粉暈山頭

山水之法在乎隨機應變先記皴法不雜布置遠近相映大槩與寫字一般以熟為妙紙上難畫絹上礮了好著筆好用顏色易入眼先命題自此為之上品古人作畫曾次寬濶布景自然合古人意趣畫法盡矣

好絹用水噴濕石上槌眼匾然後上幘子礮法春秋膠礮停夏月膠多礮少冬天礮多膠少

著色螺青拂石上藤黃入墨畫樹甚色潤好看作畫祇是箇理字最緊要吳融詩云良工善得丹青

理

作畫用墨最難但先用淡墨積至可觀處然後用焦墨濃墨分出畦徑遠近故在生紙上有許多滋潤處李成惜墨如金是也

作畫大要去邪甜俗賴四箇字

鄧山房

平江會道觀主鄧山房道樞綿州人在宋季為道士時齋法已精際遇理度兩朝一日謝后遣巨璫召至內後門泣降德音且令其責軍令狀使無他泄後謂曰吾昨夜夢見濟王怒甚以為吾且將兵由獨松關入

滅汝社稷矣吾此夢頗可怪汝可就南高峯頂為勝心章哀告上帝已而黃頭先鋒斬關而來宋亡後鄧遂築今觀

狗站

高麗以北名別十八華言連五城也罪人之流奴兒于者必經此其地極寒海亦冰自八月即冷至明年四月五月方解人行其上如履平地征東行省每歲委官至奴兒于給散囚糧浪用站車每車以四狗挽之狗悉諳人性站有狗分例若剋減之必噬其主者至死乃已

五馬入門

吾鄉陳剛中先生，字臨海，縣人。國初時嘗為僧以避世，變丁日大書所作詩於其父執某之粉牆上云：我不學寇丞相，地黃變髮髮如漆。又不學張長史，醉後揮毫掃狂墨。平生緝髮三十丈，幾度和雲眠石上。不合感時怒衝冠，天公罰作圓頂相。肺肝本無兒女情，亦豈惜此雙鬢青。只憶山間秋月冷，搔首不見髮鬆影。父執見之曰：此子欲歸俗也。呼來館穀之，命養髮。經半年餘，謂曰：汝當娶吾將以安事。汝先生辭謝，母三既而命寓他所，遣媒妁行言擇日迎歸。父執喜曰：五

馬入門矣。先生雖獲佳偶，自妻母以至妻之兄弟弟妹皆不然。遂挈家入京，館閣諸老交章薦舉入翰林。會朝廷遣使交趾，授先生禮部郎中副之。至交州嘗有詩曰：老母越南垂白髮，病妻塞北倚黃昏。蠻烟瘴雨交州客，三處相思一夢魂。及抵安南國，以文字言語諭之。其國遂降，將其世子并國相入朝。後以功授治中典鄉郡，終老焉。若父執者可謂識人也。已

隱逸

吾鄉呂微之先生，家仙居萬山中，博學能詩文，問無不知者，而安貧樂道，常逃其名，耕漁以自給。一日

携楮幣詣富家易穀種值大雪立門下人弗之顧徐
至庭前聞東閣中有久分韻作雪詩一人得滕字苦
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閣中諸貴游子弟輩聞得遣
左右詰之先生初不言衆愈疑親自出見先生露頂
短褐布襪草屨輒侮之詢其見笑之由先生不得已
乃曰我意舉滕王蛟蝶事耳衆始歎伏邀先生入坐
先生曰我如此形狀安可廁諸君子間請之益堅遂
入閣衆以藤藤二字請先生足之卽援筆書曰天上
九龍施法水人間二鼠噬枯藤驚鵝聲亂功收察蝴
蝶飛來妙過滕復請和雲字韻詩又隨筆寫云萬里

關河凍欲含渾如天地尚函三橋邊驢子詩何惡帳
底羔兒酒正酣竹委長身寒郭索松埋短髮老瞿曇
不如乘此擒元濟一洗江南草木慚寫訖便出門留
之不可得問其姓字亦不答皆驚訝曰嘗聞呂處士
名欲一見而不能先生豈其人邪曰我農家安知呂
處士爲何如人惠之穀怒曰我豈取不義之財必易
之刺船而去遣人遙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
雪晴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壁立忽米桶中有久
乃先生妻也因天寒故坐其中試問徽之先生何在
荅曰在溪上捕魚始知真爲先生矣至彼果見之告

以特來候謝之意，隔溪謂曰：諸公先到舍下，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携魚與酒至，盡歡而散。回至中途，夜黑不良，行暫憇一露棚下。適主人自外歸，乃嘗識面者，問所從來，語以故，喜曰：是固某平日所願見者。止客宿，翼旦客別，主人躡其蹤，則先生已遷居矣。又一日，先生與陳剛中治中遇于道，治中策蹇驢時，猶布衣，見先生風神高簡，問曰：得非呂微之乎？曰：然。足下非陳剛中乎？曰：然。握手，若平生歡，共論驢故事。先生言一事，治中荅一事，互至四十餘事。治中止矣。先生曰：我尚記得有某出某書，某出某傳，又三

十餘事治中深敬之

關節梯媒

杜陽雜編云：元載寵姬薛瑤，英善為巧媚，載惑之。瑤英之父曰宗本，兄曰從義，於趙娟相遊，出入以構賄賂，號為關節。趙娟本岐主，愛妾後出為薛氏妻，生瑤英。三人更與中書主吏卓倩等為腹心，而宗本輩以事告者，載未嘗不領之。天下齋寶貨求太官，無不待載。權執指薛卓為梯媒，又李肇國史補總叙進士科云：造請權要謂之關節，牛軋牛羊日曆云：由是輕薄奔走揚鞭，馳騫以關節緊慢為甲乙，以此推之，則該所

謂打關節有梯媒者不為無祖矣

市利

利市之說到處皆然易說卦巽為利市三倍

老苗

楊完者字彥英武岡綏寧之赤水人為入陰鷲醜烈嗜
斬殺初群無賴嘯聚溪洞完者內深賊持權詐故眾
推以為長王事日棘湖廣陶夢禎氏舉師勤王聞苗
有眾習鬪擊遣使往招之由千戶累階至元帥夢禎
死樞密院判阿魯恢總兵駐淮西仍用招納既得旁
緣入中國不復可控制畧上江順流而下直抵揚州

禽獸之行絕天逆理民怨且怒共起義攻殺之餘黨
奔潰度揚子宿留廣德吳興間至正十六年春二月
朔淮人陷平江時江浙行中書省丞相塔失帖木兒
有旨得便宜從事嘉興北連平江南去杭州無二百
里為藩鎮喉舌有司告援急星火驛使交道中不絕
丞相兵少策無所出以完者來守之完者取道自杭
以兵劫丞相陞本省參知政事填募民入粟空名告
身予之即拜添設左丞所統苗獠洞獍荅刺罕等無
尺籍伍符無統屬相謂曰阿哥曰麻線至稱主將亦
然喜著斑爛衣製衣袖廣狹脩短與臂同衣幅長不

過膝袴如袖裙如衣總名曰草裙草袴固脰以獸皮
曰護項束要以帛兩端懸尻後若尾無間晴雨被氈
毯狀絕類犬披豕管雜記溪蠻叢笑等書所載五溪
之蠻盡槃瓠種屬曰猫曰狸曰獾曰狔狔曰狔狔字
皆從犬則諺所謂苗犬者信然軍中無金鼓雜鳴小
鑼以節進止其鑼若賣貨郎擔人所敲者夜遣士卒
伏路曰坐草軍行尚首功資抄掠抄掠曰檢刮檢刮
者盡取而靡有子遺之意所過無不殘滅擄得男女
老羸者甚幼者色陋者殺之壯者曰士垂幼者曰賴
子皆驅以為奴人之投其黨者曰入火婦人艷而指

者畜為婦曰夫娘入有三四婦多至十數一語不合
即刺以刃與之處者得至日莫無恙則心竊自賀古
云好則人怒則獸形容盡之矣是月丞相又以王與
敬攝元帥事守松江與敬據郡應平江完者遣部將
蕭亮員成來與敬奔苗有松江火一月不絕城邑殆
無噍類偶獲免者亦舉則去兩耳掠婦女劫貨財殘
忍貪穢慘不忍言官庾尚有粟四十萬餘籍為邑有
越五十由平江兵破澱湖柵苗夜遁去秋平江兵入
杭苗將吳太旺敗完者自嘉興來駐兵城中菜市橋
外未即進民自為戰勝完者兵淫刑以逞嘉興僅保

孤城城之外悉遭兵燹有窮目力所至無寸草尺木處完者雖陽浮尊事丞相生殺予奪於已足決丞相僅得署成案然浙江之南則行御史臺總督官葛里古思建德路則達魯花赤古篤魯丁各自爲守苗不敢犯其境完者之威令僅行於杭州嘉興兩郡而已築營德勝堰周圍三四里子女玉帛皆在焉且以爲郿塢計用法刻深任執立威而鄧子文金希尹王彥良之徒又悉邪佞輕佻左右交煽氣燄翕忽時左丞李伯昇行樞密同知史文炳行樞密同僉呂珍等皆先魁淮旅而降順者丞相以其衆攻殺之既受圍遣

吏致牲酒於文炳爲可憐之意曰願少須臾毋死得以底裏上路報不可完者乘驟力戰敗盡殺所有婦女自經以死獨平章慶童女以先往在富陽得免平章女已嘗許嫁親王爲完者強委禽焉至是未及三月故數其罪者此居首諸軍開門納款惟恐弗先文炳解衣裹屍瘞之祭哭盡哀十八年秋八月也完者部將宋興在嘉興閉城自守亦攻降之城燔燬者三之二民遇害者十之七

南村野史曰苗入華夏民之不幸亦國家之不幸也國以民爲本本不固矣邦奚以寧爲之將若相者在

於明黜陟嚴賞罰奉將天威降者招之逆者討之以
 培國家之本可也顧於此而不為又無他奇謀遠畧
 而乃借重於非類正猶開虎兇之櫃而使赴犬羊耳
 尚冀保民命為社稷計一何愚哉罪惡貫盈天怒於
 上敗亡戮辱身膏草野民爭以為快實亦自取之也
 惟完者則有說焉完者寵榮過望豈有貳志忠君愛
 民之道頗亦見諸行事獨矜已犯分貪財好色固夷
 性所然君子責備賢者於此可以畧之則罪亦未至
 於死也兼以所部吏卒視完者起身等寒微故威令
 有所不信急之則恐內變緩之則壞法敗度遂卒至

於如此亦可哀矣又惜乎草草之舉斷自一時吾恐
 國家之本剝刈殆盡雖有智謀之士亦無知之何矣
 天乎人乎吾不得而知也

雙硯堂

周待制月巖先生仁榮買地於府城之鄭裡兒坊初義
 塾以淑後進築礎時掘地深纔數尺有青石獲雙硯
 硯有款識乃唐鄭司戶虔故物塾既成遂名雙硯堂
 爾後先生之弟本道先生仔看登庚申科仕至惠州
 判官虔字弱齊俗譌為程兒云

嫁妾猶處子

先師錢先生璧字伯全壬申科進士端重清慎語不傷
氣嘗內一女鬟風姿秀雅殊可人意室氏勸先生私
之正色而荅曰我之所以置此者欲以侍巾櫛耳豈
有他意哉汝乃反欲敗吾德耶即具質嫁之果處子
也先生雲間人也

聶碧窓詩

京口天慶觀王聶碧窓江西人嘗為龍翔宮書記國初
時詔赦至感而有詩曰乾坤殺氣正沉沉又聽燕臺
降德音萬口盡傳新詔好累朝誰念舊恩深分寧列
王將軍志問舍求田父老心麗正立班猶昨日小臣

無語淚霑襟又哀被虜婦云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
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自買胭脂又
咏胡婦云雙柳垂鬟別樣梳醉來馬上倩人扶江南
有眼何曾見爭捲珠簾看固姑

玉腴

江鄰幾雜志云丁正臣齋玉腴來館中沈休文云福州
人謂之佩羹即今魚脍是也

蟹脍

陸龜蒙蟹志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任
其所之蚤夜曹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

乏名曰蟹斷然緯蕭二字尤奇

作今樂府法

喬孟符博學多能以樂府稱嘗云作樂府亦有法曰
鳳頭猪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槩起要美麗中要浩蕩
結要響亮尤貴在首尾貫穿意思清新苟能若是斯
可以言樂府矣此所謂樂府乃今樂府如折桂令水
仙子之類

岷江綠

大師伯顏擅權之日剡王徹徹都高昌王帖本兒不花
皆以無罪殺山東憲吏曹明善時在都下作岷江綠

二曲以風之大書揭于五門之上伯顏怒令左右暗
察得實肖形捕之明善出避吳中一僧舍居數年伯
顏事敗方再入京其曲曰長門柳絲千萬縷總是傷
心處行人折柔條燕子銜芳絮都不由鳳城春做主
長門柳絲千萬結風起花如雪離別重離別攀折復
攀折苦無多舊時枝葉也此曲又名清江引俗曰江
兒水

温暾

南人方言曰温暾者乃懷暖也唐王建宮詞新晴草色
暖温暾又白樂天詩池水暖温暾則古已然矣

飛雲渡

飛雲渡風浪甚惡每有覆舟之患有少年子放縱不羈嘗以所生年月日時就日者問平生富貧壽夭有告曰汝之壽莫能踰三旬及徧叩他日者言亦多同於是意謂非久於人世乃不娶妻不事生產作業每以輕財仗義為志嘗俟船渡傍見一丫鬟女子徘徊悲戚若將赴水少年亟止之問曰何為輕生如此答曰我本人家小婢主人有姻事暫借親眷珠子耳環一雙直鈔三十餘定今日送還竟於中途失去寧死耳焉敢歸少年曰我適拾得但不審果是汝物否友

再三磨問顆數裝束實是遂同造主人主人感謝欲贈以禮辭不受既而主人怒此婢遣嫁葉梳荆者所居去渡所只尺間期歲少年與同行二十有八人將過渡道遇一婦人拜且謝視之乃失環女也因告其故於夫屈留午飯餘人先登舟俄風濤大作皆葬魚腹蓋少年能救人一命而造物者亦救其一命以荅之後少年以壽終渡在温之瑞安

漢子

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按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又

段成式廬陵官下記韋令去西蜀時彭州刺史被縣
今密論訴韋前期勘知屈刺史詣府陳謝及迴日諸
縣令悉遠迎所訴者為首大言曰使君今日可謂朱
研益丹矣刺史笑曰則公便是研朱漢子也

長年

吾鄉稱舟人之老者曰長老長上聲蓋唐已有之矣杜
工部詩云長年三老歌聲裏白晝攤錢高浪中古今
詩話謂川峽以篙手為三老乃推一船之最尊者言
乏耳因思海舶中以司舵曰大翁是亦長老三老之
意

龍見嘉興

携李郭元之言至正乙未秋七月三日城東馬橋上白
龍掛盲風恠雨天闇黑若深夜然壞民居五百餘所
大木盡拔木自半空墜下悉折為一雜以萬瓦亂飛
溪水直立入皆叫號奔走不暇顧妻子龍由馬橋歷
城北北麗橋望太湖而去時方在家家去城可二里
許如聞萬屋齊壓急出戶四望黑雲洶湧失府城所
在經一二時方乃開霽不一年為戰鬪之地凡龍所
過處荆棘寒烟衰草野燐視昔時之繁華如一夢也

星八月

松江孫元璘言，至正己未七月六日夜，自平江歸泊舟，城西柵口方掀蓬，露坐忽見一星大如栝碗，色白而微青，尾長四五丈，光燄燭天，晏然有聲由東北方飛入月中而止。此時月如仰瓦，正乘之無偏倚，若人以手拾置其中者。嘗記宋張端義貴耳集云：丁亥年余為儀真錄參，十月二十三日夜，因觀天象，見一星入月，算曆者鄒准絕早相別云：昨夜星入月，恐兩淮兵動，不可往徑，喚渡過建康。余問之古，有此否？鄒云：漢獻帝時，一次星入月，今再見也。十一月十二日，劉倬舉兵，僂孝姑，姑反戈，下城，狼狽僅以身免。繼此兵禍。

未泯也。據此說，則松江之禍亦非偶然。松江自丙申二月十八日軍亂，越三日苗來，尅復首尾兩月之間，焚殺擄掠十里之城，悉化瓦礫之區。視他郡尤可畏。是則星入月不知此時在於何所，分野顧乃松江獨應其兆與。

軍中禮士

浙省參政董公博霄字孟起，以各行當至正癸巳之間，總兵戍昱嶺，獨松千秋三關，日號令嚴肅，民賴以安。及尅復諸郡，不殺擄，不抄掠，其御將帥也。凜然不可犯，而四方之士歸之者，禮遇勤至，尊酒在前，起立捧。

錫既恭且和然復取其所长而任之若董公者可謂
得待士之體矣

不耐煩

不耐煩二字見宋書庾登之弟仲文傳

阿誰

阿誰二字見三國志龐統傳

湖亭步學晉書
康能文書心不向
官事歡幸豈
南村偶不存之耶

輟耕錄卷第八

輟耕錄卷第九

文章宗旨

盧疎齋先生文章宗旨云大凡作詩須用三百篇與離
騷言不關於世教義不存於比興詩亦徒作夫詩發
乎情止乎禮義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斯得性情
之正古人於此觀風焉賦者古詩之流也前極宏侈
之規後歸簡約之制故班固二都之賦冠絕千古前
極鋪張鉅麗故後必稱典謨訓誥之作終焉厥後十
數作者倣而効之蓋詩人之賦必麗以則也古今文
章木家數甚不多見六經不可尚矣戰國之文反覆

善辨孟軻之條暢莊周之奇偉屈原之清深為大家
西漢之文渾厚典雅賈誼之俊健司馬之雄放為天
家三國之文孔明之二表建安諸子之數書而已西
晉之文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王逸少蘭亭
叙而已唐之文韓之雅健柳之刻削為大家夫孰不
知然古文亦有數漢文司馬相如揚雄各教罪人其
文古唐文韓外元次山近古樊宗師作為苦澁非古
宋文章家尤多老歐之雅粹老蘇之蒼勁長蘇之神
俊而古作甚不多見蓋清廟茅屋謂之古朱門大厦
謂之華屋可謂之古不可太羹玄酒謂之古今珍謂

乏美味可謂之古不可知此者可與言古文之妙矣
夫古文以辨而不華質而不俚為高無排句無陳言
無贅辭夫記者所以紀日月之遠近工費之多寡主
佐之姓名叙事始書史法尚書顧命是也叙事之後
略作議論以結之然不可多蓋記者以備不忘也夫
叙者次序其語前之說勿施於後後之說勿施於前
其語次第不可顛倒故次序其語曰叙尚書叙毛詩
序古今作序太格樣書序首言畫卦書契之始次言
皇墳帝典三代之書及夫子定書之由又次言秦仁
漢興求書之事詩序首言六義之始次言變風變雅

之作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碑文惟韓公最高每碑行文言道人人殊面目首尾決不再行蹈襲神彈揭於外行文稍可加詳埋文墳記最宜謹嚴銘字從全一字不汎用善為文者宜如古詩雅頌之作行實之作當取其人平生忠孝大節其餘小善寸長書法宜畧為入立傳之法亦然跋取古詩很跋其胡之義犯前則躐其胡跋語不可多多則冗尾語宜峻峭以其不可復加之意說則出自己意橫說豎說其文詳瞻抑揚無所不可如韓公師說是也真公編次古文自西漢而下他並不錄迄唐惟尊韓公四記柳公游西

山六記而已古文之難豈其然乎

麻荅把曆

耶律文正王於星曆筮十雜算內算音律儒釋異國之書無不通究嘗言西域曆五星密於中國乃作麻荅把曆蓋回鶻曆名也

續演雅發揮

白湛淵先生續演雅十詩發揮云海青羽中虎燕燕能制之小隙沉大舟關尹不吾欺者海青俊禽也而群燕綠撲之即墜物受於所制者無小大也右草食押不蘆雖死元不死未見滌腸人先聞棄箕子者漠北

有名押不蘆食其汁立死然以他藥解之即蘇華佗
 洗腸胃攻疾疑先服此也右誰冷珠玉唾出彼藜藿
 腸仁人不為寶良賈宜深藏者和林有尾能吐珠玉
 雜寶也右嬰啼聞木枝羝乳見茅茹何如百年身反
 爾無根據者漠北種羊角能產羊其大如兔食之肥
 美嬰啼木枝見山海經所載右西狩獲白麟至死意
 不任代北有角端能通諸國語者角端北地異獸也
 能人言其高如浮圖右纜脫海鶴啄已登方物輿仰
 面勿啾啾我長非僑如者小人長僅七寸夫婦二枚
 形體畢具也右羯尾大如斛堅車載不起此以不

滅彼以不右掉死者西漢有羯尾大於身之半非車載
 尾不可行也右八珍右龍鳳此出龍鳳外荔枝配江
 蚘徒誇有風味者謂迤北八珍也所謂八珍則醍醐
 麝沆野駝蹄鹿唇駝乳糜夫鵝炙紫玉漿玄玉漿也
 玄玉漿即馬奶子右灤人薪巨松右童山八百里世無
 豕起勇惆悵度易水者取松煤於灤陽即今上都去
 午都二百里即古松林千里其大十圍居人薪之將
 八百里也右兩駝侍雪立終日飢不起一覺沙日黃
 肉屏那足擬者沙漠雪盛命兩駝跌其旁終夜不動
 用斷梗架片氈其上而寢處於下煖勝肉屏且不起

心兵也右

面花子

本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唐昭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黥迹太曆已前士大夫妻多妬悍妾小不如意輟印面故有月黥錢黥事見西陽雜俎

奇疾

今上之長公主之駙馬剛哈刺咱慶王因墜馬得奇疾兩眼黑睛俱無而舌出至臂諸醫罔知所措廣惠司卿聶只兒乃也里可温人也嘗識此證遂剪去之頃間復生三舌亦剪之又於真舌兩側各去一指許

却塗以藥而愈時元統癸酉也廣惠司者回回之為醫者隸焉

磨兜鞞

襄州穀城縣城門外道傍石人缺剝腹上有字云磨兜鞞慎勿言是亦金人之流也距縣四五十里有石人二相偶而立腹上題刻一云已及一云未匝不可得而詳也浮休閣日集

葛大哥

吾鄉臨海章安鎮有蔡木匠者一夕手持斧斤自外歸道由東山東山眾所殯葬之處蔡沉醉中將謂抵家

西陽雜俎卷十一

捫其棺曰是我榻也寢其上夜半酒醒天且昏黑不可前未免坐以待旦忽聞一人高叫棺中應云喚我何事彼云某家女病損證蓋其後園葛木哥淫之耳却請法師捉鬼我與你同行一觀如何棺中云我有客至不可去蔡明白詰主人曰娘子之疾我能愈之主人驚喜許以厚謝因問屋後曾種葛否曰然蔡徧地翻掘內得一根甚巨斫之且有血煮啖女子病即除

萬柳堂

京師城外萬柳堂亦一宴游處也野雲廉公一日於中

置酒招疏齋盧公松雪趙公同飲時歌兒劉氏名解語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執盃歌小聖樂云綠葉陰濃徧池亭水閣偏趁涼多海榴初綻朵朵感紅羅乳燕雅賞弄語對高柳鳴蟬相和驟雨過似瓊珠亂撒打遍新荷人生百年有幾念良辰美景休放虛過富貧前定何用苦張羅命友邀賓宴賞飲芳醪淺斟低歌且酩酊從教一輪來往如梭既而行酒趙公喜即席賦詩曰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洲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只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

此詩集中無小聖樂乃小石調曲元遺山先生好問所製而名姬多歌之俗以為驟雨打新荷者是也

樹鳴

金石草木之變異雜見於傳記數年來天下擾攘惟事尤甚信前人之書不誣也至正丙申浙西諸郡皆有兵正月嘉興楓涇鎮戴君實門首柳樹若牛鳴者三主人與僕從悉聞之斬其樹不二月苗軍抄掠貨產又兩月屋燬于兵是歲寒食日海鹽州趙初心率子姓輩詣先壟汎掃松楸忽聞如老鶴作聲戛戛不絕審聽所在乃是一栢樹頃間眾樹同聲和之二三時

方止舉家惶惑至八月苗軍火其居明年六月紅軍掠貨財婦女而姪善如死於難予親見君實館賓黃伯成與初心之孫元衡說元衡善如子也其事雖遲速不同而二家之遭禍則一吁誠異哉

松江官號

至正丙申正月常熟州陷松江府印造官號給散吏兵佩帶以防姦偽號之製作畫為圓圈繞圈皆火燄圈之內一府字以府印印府字上圈之外四角府官花押民間謠曰滿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裏無一人紅軍府上坐一月城破悉如所言

割執

杭州赤山之陰曰蕭箕泉黃大癡所嘗結廬處其徒弟
沈生狎近側一女道姑同門有欲白之於師沈懼引
厨刀自割其執幾死眾救得活而瘡口流血經月餘
不合偶問諸闍奴教以煨所割執搗粉酒服如其言
不數日而愈

題屏謝客

三寶柱字廷珪色自人頗以才學知名雖湛於酒色而
能練達吏事剛正有守為浙省郎中日大書四句於
門屏之上曰逆刮蛟龍鱗順持虎豹尾若將二伎論

尤比于人易其意蓋以杜絕人之求請耳然亦隘矣
哉終不顯達而死于難

婚啓

至先間平原郡公趙氏與芮宋福王也其子娶全竹齋
少保之女婚啓內一聯云休光薊北苟安公位之居
回首江南惟重母家之念儘有味

陶母碑

陶侃母得古正之道發人倫之本將示教於天下謂村
散俗壞樂潰禮闕有子不教不至於道若失太訓不
可登於偉望乃求師傳延葉茂終日迫于用不欲子

郤客俄而車蓋載止，餼饋並竭，苟失其人，子將不進。計畫始成，確然獨斷，謂髮可棄，訓不可失，乃金刀既止，黥髮雲散，怡然無咨嗟之色，儼若待賓之具，上恐不足，以顯恭下，未可謂訓子，顧其毋激忿，填膺寸畧，是學不迨，守至以超聖人之域，煥乎賢者之業，且禮信仁義，君子之事，婦人何得而知，蓋世道大喪，其俗已亂，故婦人賢者得以行其事，千古之下，厥行獨明，當時爲入之父，爲入之母，觀斯行，聞斯舉，得不激厲乎？苟天下皆如陶母之志，則天下皆陶之子也。蓋人謂子幼而蒙穉，不致精訓，致悖大道，亂人紀，良可惜。

哉銘曰：髮也者爲養之具，質也者致教之英。苟非異禮，孰能作世之程？千載之下，如陶之毋，安可繼乎？齊英宗儀因讀唐皇甫持正先生文集，見陶母碑，不覺淚數行下，追惟先妣拳拳於教子，真有陶母之志，是故今翰林承旨峴菴張先生，翁所撰墓銘有曰：夫家貧，劬力紡績，以給諸子，無廢學之辭，自顧不肖，不克勉于學，以成令名，罪莫大焉。謹錄于此，庶亦可以自懼也。

許文懿先生

婺州許白雲先生，謙字益之，隱居金華山四十年，不久

城府著書立言足以垂教後世浙東廉使王公繼學訪先生於山中謂先生清氣逼人可畏既退明日出學行薦于朝有錄其舉文至者先生方講說目不二少視其無意於仕宦如此先生歿追謚文懿先生

謹言

後至元丁丑夏六月民間謠言朝廷將采童男女以授韃靼為奴婢且俾父母護送抵直北交割故自中原至于江之南府縣村落凡品官庶人家但有男女年十二三以上便為婚嫁六禮既無片言即合至於巨室有不待車輿親迎輒徒步以往者蓋惴惴焉惟恐

使命戾止不可逃也雖守土官吏與夫韃靼色目之人亦如之竟莫能曉經十餘日纔息自後有貴賤貧富長幼妍醜匹配之不齊者各生悔怨或夫棄其妻或妻憎其夫或訟于官或死于天此亦天下之大變從古未之聞也吳中僧祖伯號子庭者素稱滑稽口古絕句曰一封丹詔未為真三杯淡酒便成親夜來明月樓頭望惟有姮娥不嫁人又有入集古句云翡翠屏風燭影深良宵一刻直千金共君今夜不須睡明日池塘是綠陰可謂深於命意者矣

獸醫

世以療馬者曰獸醫療牛者曰牛醫周禮天官冢宰篇
獸醫下士八人注獸牛馬之屬按此則療牛者亦當
曰獸醫矣

想肉

天下兵申方敷而淮右之軍嗜食人以小兒為上婦女
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兩缸間外逼以火或於錢
架上生炙或縛其手足先用沸湯澆潑却以竹帚刷
去若皮或乘夾袋中入巨鍋活煮或割作事件而淹
之或男子則止斷其雙腿婦女則特剗其兩乳酷毒
萬狀不可具言總名曰想肉以為食之而使入想之

也此與唐初朱粲以人為糧置搗磨寨謂啖醉人如
食糟豚者無異固在所不足論唐張鷟朝野僉載云
武后時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
臨安止於客舍飲之醉並殺之水銀和煎并骨銷盡
後又欲食其婦婦知之踰牆而逃以告縣令令詰之
具得其情申州錄事奏奉勅杖一百而死段成式酉
陽雜俎云李廓在潁州獲次光賊七人前後殺入必
食其肉獄具廓問食肉之故其首言某受教於巨盜
食不肉者夜入人家必昏沉或有魘不寤者盧氏雜
說云唐張茂昭為節鎮潁喫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

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入肉虛實笑曰人肉腥而且腥爭堪喫五代史云葛從簡家世屠羊從簡仕至左金吾衛上將軍嘗歷河陽忠武武寧諸鎮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之趙思綰好食人肝及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爲軍糧每犒軍輒屠數百人三國志云吳將高灋好使酒嗜殺人而飲其血日暮必於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宋莊季裕雞肋編云自靖康丙午歲金狄亂華盜賊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全軀暴以爲腊登州范溫率忠義之人泛海到錢唐有持至行在猶食者老瘦男子庾詞謂

之饒把火婦人少女者名之不美羹小兒呼爲和骨爛又通自爲兩脚羊趙與時賓退錄云本朝王繼勳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時屢以罪貶後以右監門衛率府副率分司西京殘暴愈甚強市民間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而食之太宗即位會有訴者斬于洛陽又知欽州林干之坐食人肉削籍隸海南嗟夫食人之肉人亦食其肉此兵革間之流慘耳君子所不願聞者其薛震輩當天下宴安之日而又身爲顯宦豈無珍羞美膳足以厭其口腹顧乃喜啖人肉是雖人類而無人性者矣終至於誅斬竄逐而後已天

之報施不亦宜乎

王眉叟

王眉叟 壽延 號溪月杭州人出家為道士受知晉邸後以弘文輔道粹德真人管領郡之開元官浙省都事劉君時中致者海內名士也既卒貧無以為葬躬往弔哭周其遺孤舉其柩葬於德清縣與已之壽穴相近春秋祭掃不忘然此事行之於異教中尤不易得

錢唐

錢唐一字其來甚遠按史記始皇本紀至雲夢浮江下丹陽至錢唐臨浙江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西漢地

理志亦有錢唐縣今唐字從土則誤矣蓋以錢易土及捐錢築塘等事皆傳會之辭自注世說者已然况後世乎

漱芳亭

道士張伯雨 雨 號句曲外史又號貞居嘗從王溪月真人入京初燕地未有梅花吳間聞宗師 全節 時為嗣師新從江南移至護以寄廬扁曰漱芳亭伯雨偶造其所恍若與西湖故人遇徘徊既久不覺熟寢于中真人終日不見伯雨深以為憂意其出外迷失街道也夢覺日已莫矣歸道所由嗣師笑曰伯雨素有詩

名宜作詩以贖過伯雨遂賦長詩有風沙不憚五千
里將身跳入仙人壺之句嗣師大喜送翰林集賢嘗
所往來者袁學士伯長謝博士敬德馬御史伯庸吳
助教養浩虞脩謨伯生和之他日伯雨往謁謝諸公
惟虞先生全不言儒者事只問道家典故雖答之或
不能詳未問能作幾家符篆曰不能先生曰某試書
之以質果否連書七十二家伯雨汗流浹背輒下拜
曰真吾師也自是託交甚契故與先生書必稱弟子
焉伯雨杭州人

食品有名

水之鹹淡相交處產河豚河豚魚類也無鱗類常怒氣
滿腹形殊弗雅然味極佳煮治不精則能殺人所以
東坡先生在資善堂與人談河豚之美云據其味真
是消得一死浙西惟江陰人尤珍之每春首初出時
必用羞祭品畢然後作羹而鄰里間互相餽送以為
禮腹中之脾曰西施乳夫西施一美婦也豈乳亦異
於人耶顧千載而下乃使入道之不置如此則夫差
之二國非偶然矣若鱸魚子名螿螂子及松江之上
海杭州之海寧人皆喜食螿螂螿名曰鸚哥蟹以有
極紅者似之故也二物象形而云又非西施乳之比

矣按類編魚部引博雅云鯀鮪盈之鮪也背青腹白觸物即怒其肝殺人正今人名為河豚者也然則豚豈為鮪

火災

至正辛巳莫春之初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只理瓦台入城之在之日衣紅兒童謠曰火殃來矣至四月十九日杭州災燬官民房屋公廨寺觀一萬五千七百五十五間燒死七十四人明年壬午四月一日又災尤甚於先自昔所未有也數百年浩繁之地日就凋弊實基於此

落水蘭亭

予嘗見落水蘭亭一卷乃五字不損本今吳中分湖陸氏所藏而趙彙齋之物也彙齋宋宗室子諱孟堅字子固彙齋其自號居嘉興之廣成酷嗜古法書名畫能作墨花於水仙尤長此帖姜白石舊藏後歸雪川俞壽翁彙齋復從壽翁易得喜甚乘夜回權至昇山木風覆舟行李皆滄海無餘彙齋立淺水中手持此帖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吾意也因題八字于卷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

陰府辯詞

李子昭者，松江府提控察牘李宗慶子也。側室刁氏有娠，妻怒之，箠撻苦楚，晝夜不息。數次自經，與溺以省。覺不得死，竊自念曰：我苦就孽，亦必死耳。等死何自求早死之為幸？因多食海蜆與冷水，胎既落，血上充心，而身遂亡。不數日，鬼恠百出，妻得奇疾，死若死者。但只心曾微溫，支體不僵，其家就床褥作一窾，任其便溺，時以少飲，納口中，輒咽不與，亦不言飢。經三年餘，形骸枯槁，無復生理。家人益厭之，一夕忽詣舅姑所，扣寢室戶，舅姑曰：汝惡得至此？必為鬼矣。曰：妾以復生，實非鬼也。願見舅姑，具告所然。舅姑驚恐呼家。

人悉起，取火燭之，果此病軀。及覘其臥榻，已空。始信之。因問其詳，曰：妾為一婢，訴冤攝至陰府，即今獄祠也。命妾與婢對詞，妾以汝懷孕時打罵，則或有之。然未嘗令汝吞藥，損墮。婢仇執甚堅，妾不得白，遂招承枷禁幽園中。日得小叔以餅餌粥飯之類相餽，故不餓。今復得送妾還入門，弄其兒戲，撻之一下，兒哭遂推妾置甕上。即若夢覺者，但覺怠倦，故勉強至此。舅姑曰：汝既被禁，何自得釋？曰：會上帝有赦，故也。急呼小郎，妻問之曰：適間兒子驚啼，云夢見乃父擊其首，小郎蓋提控之。次子泰甫先為其妹夫金可大所殺。

者此婦至今強健與夫見寓府城西郭又復生兩子矣志怪古或多然漫書于此以為世之姪婦勸

詩法

趙魏公云作詩用虛字殊不佳中兩聯填滿方好出處纔使唐已下事便不古

姓名者

莊綽雞肋編云太史公作伯夷傳但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而論語音註引春秋少陽篇謂伯夷姓墨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謚也陸德明取之不知少陽篇何人所著今世猶有此書

否吾衍問居錄云孤竹君姓墨音名台音初見孔叢子注中子名伯遼見周曇詠史詩注伯當作仲若如吾說則伯夷叔齊似又是名非謚矣

女諫賈印

淮海龔翠巖先生開寓吳門日一僧權道衡者頗聰慧識道理先生與之遊偶市肆粥漢印一顆權嘗酬價歸取鏹先生適見主人以實告遂用十五緡買之語諸女女曰木人乃亦奪人所好先生驚悟即持送權曰先生愛而收藏奚以贈曰在彼猶在此也權固辭曰在彼猶在此也相讓久之沉諸淵而別呼若先生

者可謂善矣孰謂異端中有此哉然先生之女尤可敬也

吳江塔顛箭

吳江華嚴寺浮圖之顛望之一矢著其上斨羽宛然可辨相傳宋南渡初金人粘罕乘快一發而中又賈似道出督時祝矢日誓亦中焉故留題者有至今塔抄留遺跡猶是元戎金僕姑之句木德庚子其寺主僧善信大修浮圖更其顛而新之視向二矢實圓鐵條二交貫橫且蓋必昔人以示輔顛且以防鸛鵲之巢故耳傳者所謂大妄也且著此以祛後世之惑長樂

郭德基嘗有華嚴塔顛辨疑行於時蓋郭嘗官此州日擊其非

素領

項後白髮曰素領漢馮唐白首為郎官素髮垂領

第 197 號
M (3) 三